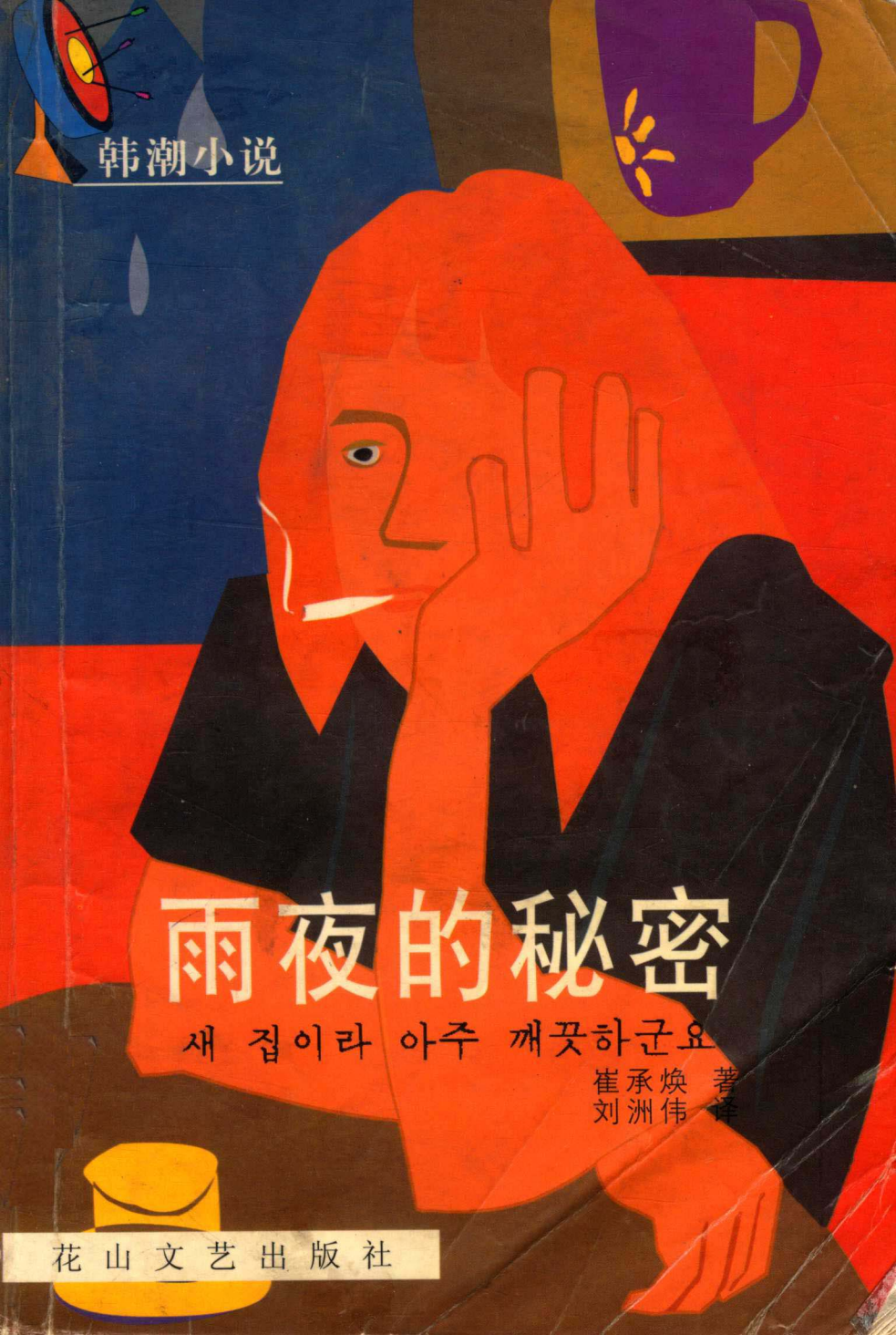




韩潮小说

雨夜的秘密

새 집이라 아주 깨끗하군요

崔承焕 著
刘洲伟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雨夜的秘密

〔韩〕崔承焕／著 刘伟洲／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夜的秘密. 崔承焕/著 刘伟洲/译.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

ISBN 7-80673-124-5

I. 雨… II. 崔… III. 长篇小说-韩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992 号

雨 夜 的 秘 密

著 者:崔承焕〔韩〕

译 者:刘伟洲

责任编辑:卢一苇

美术编辑:裴小强

封面设计:田三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三河天利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mm 1/32

字 数:210 千字

印 张: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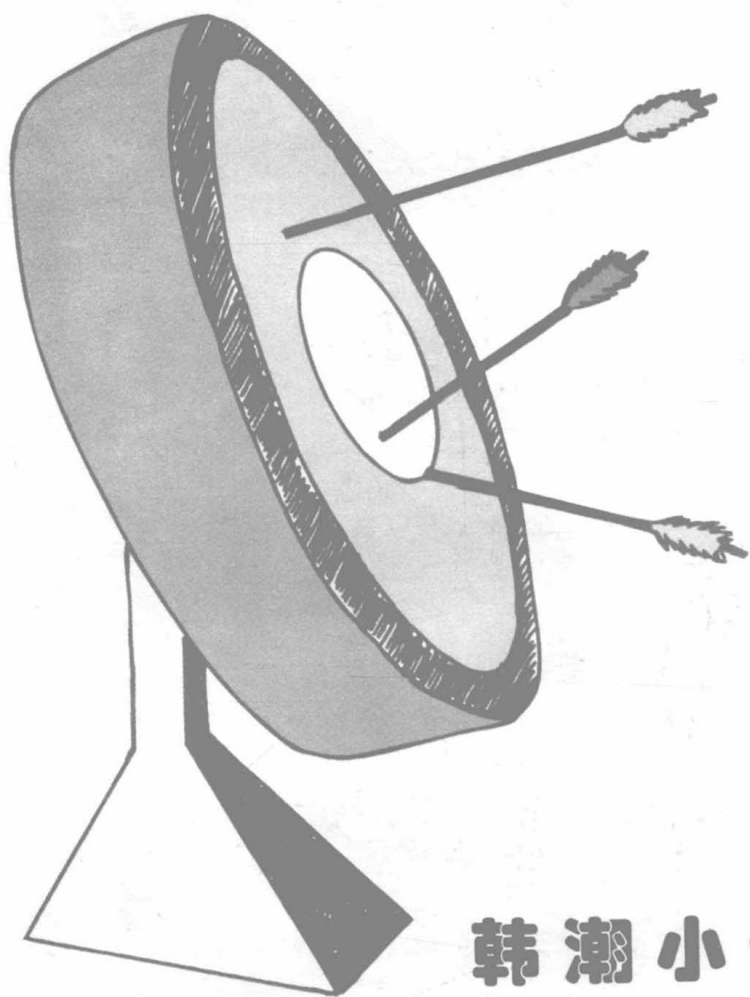
版 次: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73-124-5/I·076

定 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韩潮小说

雨夜的秘密

汉城外汇市场的后半场开盘时间是下午一点半到三点半。

“各位辛苦了，明天仍请多多加油。”

这是外汇公司董事长在收盘时对员工说的话。达夫又重新看了一下电脑荧光幕上今天一天的交易记录。

今天一整天共有三十笔以上的交易，光是手边的周转金就有将近三千万美金，这三十几笔的交易总额约达六十亿韩圆。

平均买价为 107 韩圆 7 钱，平均卖价为 107 韩圆 15 钱，差价为 8 钱。但是整个盘面一直处于买高卖高的局面，所以根本没有利润可言。在看完今天的国外市场走势后，松浦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下班前让自己的外汇交易成正数成长。

点上烟，松浦环顾着外汇部。

三十位营业员正专注地盯着自己桌上的电脑荧光幕，一边做笔记，一边打电话。汉城外汇市场收盘后，紧接着开盘的是英镑和美金的外汇市场。电脑荧光幕上也不时出现利空利多的消息。营业员们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关东银行汉城总行三十岁左右的行员共有七位，其余的都是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行员。要从事这个行业除了须具备灵巧机敏的反应之外，最好还能二十四小时待命。所以三十岁以上的人大多无法胜任这份工作。而且不论是哪家银行，情形都一样。另外，能够在外汇业务上冲出优秀业绩者就如同握有晋升为干部阶级的入场券一般。

达夫进入这一行，已经第八年了。直到五年前才被调回汉城总行。达夫三十岁，单身，打从进入外汇部后，达夫就非常忙碌，因此也没机会认识年轻女孩。

三个月前他终于开始恋爱了。她是他外汇部的同事金绮。金绮现年二十七岁。大学毕业。她的业务内容是以公司行号为对象。而达夫则负

责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厮杀。这是需要相当大精力的工作。近年来女性进入职场越来越频繁，在外汇市场业务中，女性大多担任较无压力的顾客外汇买卖业务以及信用贷款业务。因此关东银行的三位女性行员都是担任与顾客接触的业务。

达夫的视线落在金绮的座位上。

排成一列的行员位子，金绮的座位就在最旁边。她背对着达夫，手里拿着电话，正与顾客进行洽谈。大概是在向客户解释今天的市场行情吧！

金绮蓄着短发，她那张端庄秀丽的鹅蛋脸，模样看起来非常机灵。银行的女行员和一般公司行号的女职员不同，她们不需要穿着制服。金绮平常都做裤装打扮。但最近却开始穿起裙子来了。达夫经常告诉她，把这么美的一双腿藏在裤子里实在太可惜了。由于顾忌旁人的眼光，达夫不敢一直注视着金绮，因此他将脸转向桌子上的麦克风和电脑荧幕上，但金绮的身影仍在达夫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他们固定在每个星期五约会。今天是星期三，而上个礼拜因为金绮家里有事，所以两人没有见面。达夫已经等不及星期五与金绮约会了。他希望他们今晚就能碰个面。虽然最近工作较顺遂，但是达夫仍常常须加班到深夜一、两点。

待金绮挂上电话之后，达夫立刻拿起桌上的话筒。金绮接起电话，这时达夫仿佛看见金绮咖啡色的衬衫里面全裸的身影。

得知是达夫拨过来的电话，金绮音调骤变，语气中满含着笑意。其实她一直都在等待达夫的电话。

“今晚有空吗？”

达夫一边注视着金绮，一边向电话里头询问着。他想像着金绮的裸体，脸颊莫名地红了起来。

“没问题，可是达夫先生行吗？今天汇率可是涨盘哟！”

“现在状况还很乱，不过国外的情况还不错。我想十点左右应该可以结束。”

“好！那今晚十点左右在老地方见。我会吃过晚餐才过去。”

今晚的约会敲定之后，金绮放下电话，又将咖啡色的身影转向桌子。

不久达夫桌上的电话又响了。是伦敦分行的营业员打来的，对方要询问今天汉城外汇市场的情况。仍然是韩圆升值的盘面。不过有某家汽车工厂倒闭了，这似乎与韩国银行的介入没有关系。因为期待公定比值贬值，又因买卖差价及持股的投资人过多，因此这些事情达夫都必须要一一地对营业员做详细解说。

一个解说结束，马上又有另一位营业员来请教他问题。这次是伦敦方面打来的。他能促使美元升值。因此进口商业不希望以美元支付货款。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出口贸易没有成长迹象。营业员对于这类消息都是非常机敏的。即使新闻中尚未出现有关的报道，但光是坊间的小道消息就足以令汇率发生波动。所以当各媒体有了正式报道时，往往会因此而获利良多。

无论汉城或伦敦，营业员无不铆足了劲在工作。上午六点伦敦的外汇市场开盘了，在七点半之前韩国这边一定得先取得伦敦方面的消息。并也尽速在那之前将韩国方面的情况巨细靡遗地传达给对方。坊间的小道消息，经常会让操盘出现许多不同的结果。

联络总公司与对投资人做报告和会谈一样都是必要的工作。时间一转眼就过了六点半。向伦敦当地的营业员报完情况后，工作暂时告一段落。此时也终于可以稍微轻松一下了。

达夫接受同事佐伯的邀请一同外出。佐伯和达夫是同期进入银行的。在外汇部他们也隶属于同一个单位。他在中途曾被派到纽约达两年之久，直到三年前才又调回汉城。高中时期他曾是棒球队的主将。但在郡内的棒球大赛中却临阵脱逃了，当时只差一步就可以进阶到甲子园的比赛。佐伯是个对任何事都敢做敢当的好汉，不但头脑灵光，而且度量大大，称得上是个前途无量的营业员。

都已经是五月中旬了，天气却还是阴雾地施展不开。汉江路的大楼

街景已经笼罩在黑暗之中。青瓦台前的盎然绿意也被夜色掩埋。形形色色赶着回家的路人将街景点缀得十分热闹。迈向归途的男女，脸上流露着倦意，步履缓慢而沉重。而奔赴欢乐场所的人群，则个个神情愉悦，步伐轻快。而让营业员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则包含了两者。

在大多数的人下班回家之后，外汇市场的营业员仍须继续工作。如果在没有收益的情况下，心情多半是沉重而缺乏食欲的。看着下班的人们，不禁心生羡慕之情。不过在这行待久了的营业员，似乎这类情绪也不会表现得那么严重。数十名行员聚集起来共商对策，使他们萌生绝对能使汇率升值的自信。在别人玩乐的时间里，他们奋力地工作，也使他们对自己产生了一股旁人所不及的优越感，觉得自己是背负伟大使命的人群，这种充实感充塞着他们的内心。

两人走进地下街的一家炸猪排店里。他们各点了一份炸猪排套餐和一碟泡菜两瓶啤酒。和从一大早就在六十亿资金里打转的情势比起来，算是非常寒酸的，不过在韩国算是极普遍的事。两人也不觉得有何不妥。在美国和英国外汇营业员是以约聘方式雇用的，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而韩国的汇营业员则与一般的上班族没什么两样。

“今天前半场的汇率跌得很厉害，好在有大量的买卖差价，所以让我们混过了。营业员都趁跌停的时候拼命承接，幸好后半场有回升的情势，所以让他们小赚了一笔，否则就惨了。”

佐伯喝着啤酒，一副神清气爽的模样。他最近开始小腹微突了，不过他似乎并不引以为意。

“像你这种大侠居然也存着得过且过的心态。人啊只要有了家庭就难免会这样吧。”

达夫笑着泼他冷水。

佐伯是去年才结婚的。今年秋天小孩就要出生了。以前如果工作到太晚，就会到公司指定的商务旅馆去过夜，现在则无论多晚都一定赶回家。

“或许吧，与其承担损失，放手去做，不如本着少赔为赢的心态来做

好了。”

佐伯一本正经地说着。

他的食欲不减，炸猪排套餐没两个功夫就清洁溜溜了。

摊平的意思就是让损失得到平衡。买进时也许正值汇率贬值期，但卖出时却升值，整个平均下来就等于买到便宜的价钱。此外在逢升值时卖低买高，就得靠摊平来使其减少损失。

例如在汇率 120 元时买进美金，中盘时美金跌到剩下 110 美元，那就等于营业员损失了 10 美元。如果在美金继续贬值的情势下，以 100 元追买同量的美金，就能达到摊平。如此一来，即使在收盘时行情没有回到 120 元的水准，营业员仍可让获益与损失达到平衡。

摊平的作法对于大资金买卖周转的人而言是属于稳扎稳打型的策略。但万一汇率市场始终没有回涨也会蒙受相当大的损失。此外，一味地将焦点放在赚回损失上，反而会错失了赚大钱的机会。和那些尚有充分的时间穷究汇率浮动的机构投资专家不同，对于必须在当天就得交出成果的达夫等人而言，这里作法并不受他们青睐。

“其实应该当机立断见坏就卖，然后再等待机会的。我也变得没胆识了。比起错失赚钱的机会，我宁愿选择不要亏本的作法。”

原因还是出在现在已是一家支柱的关系上吧。佐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人生就是这么回事，有时一身疲惫地回到家中，一看到太太的脸就松了一口气。对于我们这些赌徒来说，婚姻尽管有其负面的部分，但总括来说还是一半一半的啦！”

似乎是这番话起了作用，达夫突然觉得有点宽慰。

“这倒是真的，至少假日有人陪着你一起过。不再像单身时代总是形单影只地在宿舍中打发日子。”

“达夫君三十岁吧？也该是定下来的时候了。镇日埋首在买卖中，人会变得杀气腾腾的。”

“话是没错，不过却苦无对象。实在没机会认识女孩子啊。”

“你不是早有对象了吗?金绮啊!想骗我,少来这套!”

“你知道了呀?伤脑筋,这是听谁说的?”

真令人感到意外,和金绮之间的事分明已是小心翼翼,尽量避人耳目的。

“公司上下没有人不知道你们两人的事。好像是有人在义州路看到你搂着金绮的肩膀散步,所谓坏事传千里,为了避免麻烦,还是早点结婚算了。”

听说同事们都等着看好戏,大家争相下赌,预测两人的感情能否维礼步入礼堂。因为金绮和周遭的人宣称自己要工作到老。

“老实说,我是有心要结婚的。可是她却不怎么积极。她说她无法胜任一个主妇的工作。”

“现阶段这个样子是很稀松平常的,两人一同为生活打拼不是很好吗。也可以做一对丁克族。”

“我坚决反对做丁克族。结婚之后我希望有小孩。而且我可不插手煮饭洗衣的事,这种作风会辱没赌徒的名声。”

“说什么呀!转眼就三十五、六岁了,还要继续以赌为业吗?等你收手的时候怕已垂垂老矣,届时再想求她,就来不及了!花的生命是短暂的啊!”

“别这么危言耸听,我去劝劝她,也许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事,会让她的想法有所改变。”

沉默了一下的达夫插进了这段话。

时值两人刚用完餐,于是便相偕走出快餐店。来到户外,一阵湿冷的夜风吹过,那种上班族的感觉又重回怀抱。如果此时有什么惊爆消息传来,就得和海外的银行对手一决胜负。由于约会时间迫在眉睫,希望今晚的交易市场无论如何都要稳稳当当地结束。

桌上摆了一张字条,是外出时舅舅舅打电话来。

“噢!舅舅?真难得,不知道有什么事。”

达夫歪了歪头。舅舅并没有留话。

李井勇是达夫母亲的么弟，比达夫大一轮，今年四十二岁。任职于石油业的中坚企业明和歇尔石油公司，担任财务部长一职，也许是想打听有关汇率的情报吧！

达夫立刻拿起电话拨到明和歇尔去，李井勇舅舅已经回去了。看来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也许只是很久没见面了要找达夫到杏堂喝一杯。

之后达夫便搁下舅舅的事，开始和法兰克福方面的交易员展开联系。

下午七点半开市的伦敦市场都没有明显的变动。到了十点，晚班的交易员上场了。接下来的纽约市场交给他们操盘就行了。达夫确认今天的收益将近一千万韩圆后便终止交易离开坐位。

如果卖单位设得过高或过低，即使下了班心里面还是会忐忑不安。唯恐市场出现变动，自己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超卖或短买。为了好好享受和金绮的约会，一定得彻底忘掉工作。

出了公司大楼，天空开始飘雨。达夫拦了一辆计程车往杏堂方向去。车子停在他和金绮约好的那家酒馆附近，一下了车，雨势就开始增强。他三步并做两步往位于大楼三楼的酒吧跑去。

金绮坐在吧台的一角，转过身来对他浅浅的一笑。发丝看起来闪亮动人。夜里的金绮与白天截然不同，摇身一变而成为一名热情奔放，娇媚可人的女子。大概是对于白天的紧张工作的一种反弹。

两人举杯互敬。这是一家没有卡拉 OK 伴唱的气氛幽静的酒吧。只消和金绮并坐共饮美酒，达夫的内心便充斥着像是在某处度假般的优闲感觉。

“今天战果如何？上半场微幅上扬，出口业应该挺不错的吧！”

“其实不然，大家似乎都看跌，所以盘势根本没有跟进。证交的寒冬大概还没结束。”

明明是度假的气氛，话题却还是绕着工作打转。

营业员口中的升值和贬值与一般人所说的不同。通常上涨是指韩圆升值，而下跌则意味韩圆贬值。然而营业员口中说的却是以美元为基

准。所谓上涨就是指美元升值，而日币贬值的意思。当达夫还是新手时也曾将这种用法弄错过。

某某电机买了六个月的期货，听说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大韩银行之外的两、三家银行也有类似的买卖模式；某某保险买进美元，期待公定比值下跌。I商事为慎重起见预先买进三个月的期货……

金绮神采奕奕地不断述说着。达夫像是聆听音乐般地听着她的声音。金绮似乎对于外汇买卖业务感到无比的乐趣。醉心于工作的人，再也没有比听到与工作有关的事更感到悦耳的了。

席间金绮还提到一件事。明和石油和某某电机一样蒙受了巨额的汇兑损失。这消息是她从一家大石油公司的财务部长那儿听来的。据说，明和因为此一巨大损失，公司的营运已出现明显危机。

“等一下！这可不是别人的事。我舅舅就在明和石油做事，他是那里的财务部长。”

达夫立即想起傍晚时李井勇曾打电话给他的事。

会不会是舅舅陷入困境，试图向达夫求援，他该不会是想从这里打听些什么吧？

“真的吗？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件事？”

金绮瞪大眼睛盯着达夫。

明和石油也是大韩银行国际部的顾客。不过并没有特别巨额的买卖。对对方来说，大韩银行只不过是他们排名第四、五顺位的银行罢了。由金绮经手的交易，所接触到的管理阶层也只是财务部的课长而已！

李井勇舅舅是个相当廉洁的人，从不曾打电话向他索求任何有关的情报。大概是为了避免公私混淆吧。也没有见他向属下透露自己的外甥是大韩银行营业员的事。倒是达夫这边一旦截获对舅舅有利的情报时，就会主动打电话告诉他。不过达夫并不认为自己这一介小营业员所获得的情报能有什么价值。

“大概是搞期货失败的吧。可是我舅舅是个很踏实的人，应该不会

去做这种赌博的事才对。而且他当上财务部长还不到半年。”

今年一月,李井勇舅舅才刚晋升为财务部长。

四十来岁的年纪,算是一项特殊的拔拟。达夫猜测可能是因为前任部长金融策略失当遭到降级才得此良机的。

“听说是明和石油预期美元会回涨而导致的。因为也有专家主张目前的美元下跌只是短暂的现象。国内不景气,韩圆没理由升值。”

“真蠢!美国的贸易赤字这么庞大,经济基盘怎会如此轻易就改变。何况美国的美元贬值策略是含带政治意味的。”

今年初日本总统访美,与美国总统仅就解除韩美双方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展开晤谈。

美国方面提议针对双方所有进出口物品设立金额与数量上限,以朝达成双方共同努力。日本总统对此悍然加以拒绝。设定目标上限乃管理贸易,况且政治是不应统筹管理民间贸易活动的。总统以其精辟的理论驳斥美国总统的主张。

身为美国元首他不能对眼前的对韩贸易的庞大赤字置若罔闻。美方遂下令金融界贯彻提升韩圆、贬抑美元的指令。受此波及,韩国的经济界直接面临实力以上的韩圆上涨的压力,输出业更是首当其冲,蒙受巨大的打击。

“前总理是做得太过分了点,为了拍财阀界的马屁却因而激怒了美国。不过这种事是一般的常识,舅舅不应该连这个都不知道的啊!”

“会不会是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制裁性的韩圆升值,这期间情势也许会有所转变。不管怎么想都是很糟的。舅舅为什么不谨慎一点呢?”

详细的情形并不清楚,干着急也于事无补。

达夫决定结束这个话题。他重新凝视着金绮的脸,将手伸到她的大腿处,一边领略她那身柔软的触感,一边咧嘴笑着。

金绮将肩膀倚了过来,全身散发着诱人的女人香。从与工作有关的话题中脱离的金绮,摇身一变成了充满魅力的女人。

“今晚我要睡饭店,明天直接到公司上班。你呢?”

“那我和你一起睡，不过得先打个电话回家报告一声。”

说着金绮便站起来去拨电话。

尽管不是值晚班的日子，但营业员们回家的时候多半已是半夜。由于要回去位于小金井的单身宿舍太麻烦，所以达夫经常睡在公司指定的商业旅馆里。从公司到那里只须五分钟的时间。不过要和金绮在一起时就不能利用那里。

金绮和父母同住在永登蒲，所以要尽量避免外宿。不过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一个月中会有四、五天的时间必须睡在公司租借的商业旅馆中。和一般的上班族女性不同，她可以不必顾忌父母在外留宿。

打完电话，金绮走了回来。这会儿换达夫站起来，他要去预约杏堂某家饭店的双人房。饭店距离这里大约五分钟的路程。

雨势愈来愈大了，向店家借过伞后两人相偕走出店外，共撑一把伞往饭店走去。达夫拿着伞，金绮则左手搂着达夫的腰。

“对了，好像有人在义州路的街道看到我们这副亲密的模样，而且听说我们的事在公司已经传开来了。”

达夫突然想起黄昏时佐伯说的话，便将它转述给金绮。

“真的吗？难怪最近常有人对我说些意有所指的事。”

金绮不以为忤地笑了笑。

如果任何一方是已婚者的话，当然担心会引来上司的关注，但既然都是未婚人士就没什么好顾忌的。

“我们两人似乎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他们甚至下注赌我们不会有结果。”

“白痴，真是多管闲事，这些人除了工作之外没什么其他话题好扯了。”

风吹得雨滴溅湿了脸颊和手臂，金绮趁势将身子挨近达夫。

“让这些好事之徒空等候也满可怜的，早点作个结论吧。我想和你结婚。”

“你又提这件事了，我不是说过我根本不想的吗？我没办法当一名

家庭主妇。”

“我也希望你继续工作而且彼此竞争互相激励成长的夫妻是很棒的。虽然你家事不在行,但我会尽量帮你的呀!”

“行不通的啦。对于女人来说,夫妻一起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周围就有一大堆例子。就算一起上班,到头来家事和育儿的工作还是落到女人的头上。长久以来角色扮演的意识形态是不会这么轻易就改变的。”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说不定我是宜家宜室的男人。就连佐伯不也改头换面成了彻底的家庭主义者?”

“换作其他的职业我也许会兴高采烈地和你结婚,可是今天我从事的是交易员的工作,我很清楚自己没办法家庭和事业两头兼顾。”

“这件事先顺其自然吧,让结论自然而然地出现。反正爱你是事实也不急于一时。”

事情的发展和平时一样,之后两人沉默地走着。

来到饭店附近时,突然从旁边的一条暗巷闯出一名醉汉,也没撑伞全身淋得湿漉漉。在他身后的计程车因为等得不耐烦而猛按喇叭。醉汉回过头去骂了一串脏话。

达夫吃惊地大叫一声。映照在黄昏的霓虹灯下的那张脸,毋庸置疑地就是他的舅舅李井勇。他醉得几乎站不稳脚步,为了闪避从巷子口转出来的计程车,一个踉跄差点撞到了路树。

“舅舅!你怎么了?好危险,怎么会喝成这样?”

达夫将伞交给金绮后赶紧跑上前去。

“哦!是你啊,达夫。”

倚着路树,舅舅睁开了醉眼。认出对方是达夫之后吃吃地笑出声。被雨水淋湿的头发紧贴在额际,西装和衬衫也都淋得湿透。

“先进这家饭店里去,否则会伤风。来,起来。”

达夫扶起舅舅的手臂往饭店的大门走去。

金绮从后面跟上来为两人撑伞。才不过五十公尺的距离,她也给淋得像落汤鸡一样。

舅舅的脚没办法好好地踩着地面，好几次都差点跌倒。达夫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他拖进饭店的大厅，让他在沙发上坐好。舅舅半闭着眼睛，他的头沉重地垂下着，仿佛快要倒下去似地。

“振作点！怎么会喝到这种地步呢？本来就是酒量不甚好的人。”

达夫摇着舅舅的肩膀。

“就是在那家，那家和你一起去过的，叫做‘南西’的店喝的嘛！”

舅舅仰起下巴，往方才来的那个路口指去。

“难得找你，你这家伙竟然跷班不在。”舅舅嘟囔着。心情似乎出奇的好。沙发和地板都淌着从他身上流下的水滴。

“这样不行，达夫先生，把舅舅带到你的房间去吧！”

金绮说完就拿出手帕帮他擦拭。

舅舅一脸惊讶地盯着金绮瞧。最后他看看两人，一副理解的样子不断地点头。“你们两人今晚要住这里吗？”他含糊不清地询问他们。

“是啊，舅舅今晚也住这里吧，我会打电话告诉舅妈的。”

舅舅的家位于汉江岸，现在要回去可有一段距离。

“哦，好吧，那你帮我打电话。”

应允之后，达夫便向柜台走去。

“房间要另外订哟，我不要和你睡同一间房。”

大厅中响着舅舅多此一举的交代。

由于单人房已经客满了，达夫只好帮他订一间三人房，接着又赶紧办理自己的住房登记。舅舅的房间在五楼，达夫他们则在十二楼。

服务生带领他们三人往电梯走去。达夫将房间钥匙交给金绮，交代她先在房里等自己，接着便和服务生一起搀扶着舅舅到五楼的房间去。

一进到房间，舅舅便一古脑儿地往床上倒去。达夫脱了舅舅身上的衣物，并从他的上衣和裤子口袋中掏出钱包、名片夹、零钱、香烟、打火机等物品。除此之外，还有一小瓶的保肝药。每逢喝多了的时候，舅舅都有服用两锭保肝丸的习惯。